

►“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系列



奥古斯丁 选集

奥古斯丁/著

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 亦作希波的奥古斯丁 Augustinus Hipponeus, 天主教称“圣奥思定”、“圣奥古斯丁”, 公元354年1月13日—430年8月28日), 古罗马帝国晚期基督教思想家、慎测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教父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在罗马天主教会, 他被誉为圣父和圣师, 并且是奥斯定会的发起人。对于基督教新教, 他的理论是宗教改革的支柱和恩典思想的源头。

Aurelius Augustinus

宗教文化出版社

“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系列



奥古斯丁 选集

— 大口开门 / 白 —

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亦作希坡的奥古斯丁 Augustinus Hippomensis，天主教译“圣思定”、“圣奥斯定”、“圣奥古斯丁”，公元354年11月13日—430年8月28日），古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思想家、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教父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在罗马天主教系统，他被封为圣人和圣师，并且是奥斯定会的发起人。对于基督教新教，他的理论是宗教改革的教纲和恩典思想的源头。

Aurelius Augustinus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古斯丁选集/(古罗马)奥古斯丁(Augustinus. A.)著;汤清,杨懋春,汤毅仁译.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5

ISBN 978 - 7 - 80254 - 270 - 9

I. ①奥… II. ①奥… ②汤… ③杨… ④汤… III. ①奥古斯丁,A.(354 ~ 430) - 哲学思想 - 文集 IV. ①B503.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0865 号

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授权

奥古斯丁选集

奥古斯丁 著

汤 清 杨懋春 汤毅仁译 译

出版发行：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64095215(发行部) 64073175(编辑部)

责任编辑：霍克功

版式设计：陶 静

印 刷：北京新华印刷厂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23.25 印张 390 千字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0254 - 270 - 9

定 价：50.00 元

编译基督教历代名著序言

金陵神学院托事部主持编译基督教历代名著，盖认为将基督教二千年来看来的重要典籍名著译成中文，对中国基督教徒思想与信仰的发展，必将大有助益。

这一大规模的翻译计划乃 1941 年肇议于四川成都者，由孙恩三、葛德基（Dr. Earl Cressy），及现任本编译所主任章文新（D. F. P. Jones）作初步计划。1942 年聘徐宝谦主持编务，惟徐君不幸于翌年因覆车遇难，工作颇受打击。

1944 年章文新自华返美，重新调整计划，由纽约协和神学院院长范都生（Dr. H. P. Van Dusen）及金陵神学院托事部主席德彬杜甫（Dr. R. Diffendorfer）约请美国神学界权威多人，商讨整个编译方针及审订所选取材料。经过多次审议，乃决定将全部材料编为三部：第一部包括自第二世纪起迄改教时期的代表作，第二部包括自改教时期起至 1880 年左右的代表作，第三部包括近代及当代的代表作。计第一部有二十卷，第二部有二十六卷，第三部有八卷。每卷约请权威学者一人，负责编选材料，可能时并撰写该卷导论，至是全部计划乃告完成。托事部将这些宝贵作品献给中国教会，深信它们确能忠实地反映基督教历代的重要思想中心信仰。

1946 年，章文新重返南京，按照上述计划进行。不幸内战扩大，工作难以推进，一部分已完成译稿亦未能出版。迨 1951 年，托事部决定在美国继续此一有意义而艰巨的工作，并附设编译所于哲吾大学（Drew University, Madison, New Jersey），工作乃得恢复。编译所成立后，特约学者多人从事翻译，每一译稿均经编译所诸专任编辑数度与原文对照，并加修正。若原作为德文、拉丁文或希腊文，则除校对英译本外，并校对原作，务求于传述原意方面达到最大限度的准确性。

自“道成肉身”以来，世界充满了一种新的力量。本丛书即所以指出二千年来这一种力量在人类生命中怎样工作，并将这种力量，就是那不能动摇的信仰所发出的力量，带给中国的读者。

金陵神学院托事部

一九五四年春

章 序

圣奥古斯丁是古代教会著述最丰富作家之一。他的名著中最伟大的当推《忏悔录》和《上帝之城》。前者已由徐宝谦博士，后者已由邹秉彝博士分别译出。译文均存南京，尚待出版。

本卷专供选译奥氏其他名著之用。查奥氏其他名著，值得译成中文的，为数颇多；故此取材实非易事。例如他所著基督教教理，约翰福音证道辞，三位一体论中以心灵的三方面阐明三位一体真道的后半部等等，都值得译出，但都无法列入本卷。幸本卷所选译的四篇，足供中国读者研究历代基督教中这位最伟大神学家和哲学家思想之用。

四篇之选定，颇得力于哲吾神学院教会历史教授波尔博士。今特在此表示谢悃。

《三位一体论》和《论自由意志》系由汤清博士译。《教义手册》系由杨懋春博士译。《论本性与恩典》系由汤毅仁硕士译。笔者于校核时，曾对照拉丁原作，希望能将这位伟大圣徒的思想，尽量予以传达。

章文新

一九六一年九月

于美国新泽西州

目 录

编译基督教历代名著序言	金陵神学院托事部(1)
序章	篇章新(1)
奥古斯丁肖像	(2)
奥古斯丁的生平著述及影响	汤 清(1)
第一篇 三位一体论	(36)
第一部 根据《圣经》来建立至高三位一体的合一与平等，并 将人否认圣子与圣父平等所引经文加以说明	(36)
第二部 奥氏为三位同等辩护；论到子和圣灵奉差，以及上帝 的各种表现，他证明奉差者并不小于差遣者，三位既 在凡事上同等，又在本性上是不改变的，无形的，无 所不在的，便在差遣或表现上工作不分	(61)
第三部 讨论前部所提上帝有形体的显现，是上帝每次 以——受造者将自己彰显出来呢？还是天使奉差 代上帝说话呢？若是后者，而天使是采取有形体的 受造者呢？还是照创造主所赐的权能，随意变成形 状，以履行当时的任务呢？上帝的本质是从来没 有人看见的	(83)

第四部 说明上帝的儿子奉差，为求使我们因祂替罪人死，可以深知上帝的爱是多么伟大，我们被爱的人是怎样的人。道成了肉身，也是为求使我们得洁净，可以得见并服从上帝。我们双重的死由祂一次的死废去了。论救主一次的死怎样使我们从双重的死得救。详论“六”为完全的数目，从这数目可得到单数到双数的比率。万有都是由一位生命的中保基督同归于一，藉着祂，灵魂才真能得洁净。虽然上帝的儿子因奉差取了奴仆的形象而成为较小的，但照着祂所有上帝的形象说，祂并不比父小，因为祂是由自己差来；圣灵奉差，也是如此 (100)

第五部 论异端派不由《圣经》而由理智所提出的论点。驳斥人以为父和子的本质各不相同。只因他们以为凡论上帝所说的，都是指祂的本质；以致生和受生，或受生和不受生，既是不同的，便是指不同的本质了。其实凡论上帝所说的，并不都是指本质。若论到祂的善和伟大等等，那就是指祂的本质，是就祂自己而言。但也有些事是相对指祂，那就是说，不就祂自己而言，而是就非祂自己的事而言。例如，祂就子而言被称为父，就那服事祂的受造者而言被称为主。若这样相对的事，即就非祂自己而言的事，是在时间里发生，例如“主啊，你已成为我们的避难所，”那么，这并不是指上帝有什么改变，因祂自己的本性是绝不改变的 (123)

第六部 保罗何以称基督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难道父自己不是能力和智慧，而只是能力和智慧之父么？暂将答案搁置，试先证实父、子、圣灵的合一和同等。我们相信三位一体，而不是相信三重的上帝。希拉流所谓：永恒在于父，显现在于形象，应用在于恩赐，有何意义？	(136)
第七部 解释前部所搁置的问题，即父上帝生了那为祂的能力和智慧之子，祂为何不仅是能力和智慧之父，而且祂自己就是能力和智慧。圣灵仿此。然而三者不是三能力或三智慧，而是一能力一智慧；因为三者是一上帝和一本体。拉丁人为何说在上帝里面有一本体，三位。而希腊人却说一本体，三本质。两种说法都是起因于语言的需要，叫我们能回答三者为何的问题，同时能实在说有三，即父、子、圣灵	(145)
第二篇 论自由意志	(159)
第一部 邪恶一问题	(159)
第二部 上帝为何给人自由选择	(181)
第三部 罪恶的原因是在于意志	(213)
订正《论自由意志》	(253)
第三篇 论本性与恩典	(257)
第四篇 教义手册	(304)

奥古斯丁的生平著述及影响

汤 清

使徒时代以后，教会历史上伟人辈出，但无一人能超乎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e 354 – 430）之上。可是原来奥氏不过是一个骄傲的知识分子。他虽追求真理，却彷徨于歧途，不知所之；虽自觉形污，却深沉于罪恶，不能自拔；虽蔑视基督教，却外强中干，心灵苦闷。幸而至终他在上帝面前自卑、哀求，乃得蒙感召，在耶稣基督里看见了真理，战胜了罪恶，找着了安息。

名画家波提西立（Botticelli 1447? – 1510）将奥古斯丁绘成眼目向上望，右手扪心，左手执笔。这幅名画十足将他描绘出来了。他的眼目诚然一生都是向上望，纵令当他被罪恶邪说所困惑之年，也未尝不是如此，不过直到他悔改归主后，他才不再徒然向上空望着，而实在看见了真理。他的心诚然一向是火热的，不过直到他悔改归主后，他才不再为情欲所燃烧，而为主和教会奋发。他的笔诚然一向是锋利的，不过直到他悔改归主后，他才不再误用天才，而能诛伐邪说异端，宣扬福音。假如他没有悔改归主，他的天才、热情和文笔，或不免被肉欲所埋没，或不免为邪说异端作爪牙，或至多不过在人间炫耀奇才，博得声名富贵罢了。但他同保罗和路德一样，既蒙了恩召，就没有违背那从天上的呼召，将他的一切献上，当作馨香的祭。固然他自己蒙主悦纳，承受救恩，历代教会和人群也从他获益匪浅。

更且他不仅对以前的教会和人群发生了莫大的影响，而且对近代也发生了非常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断言，他对将来的教会和人群也必发生伟大的影响。他既如此重要，所以本集成特将约四卷之多的篇幅划归他的著述，即是第一部第九卷中所包含的《忏悔录》（*Confessions*），第十卷即本卷所载的名著，第十一卷和第十二卷所载的《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

查《忏悔录》早已经徐宝谦博士译出，《上帝之城》也早已由邹秉彝博士译出，惟该两篇译稿均存放南京，尚待出版；故此处所作导论，乃供以上所提各卷之用。

不仅研究教会历史的学者，而且研究西洋历史的学者，不仅凡要在信、望、爱和敬虔知识上求长进的基督徒，而且凡要在神学、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甚至政治学上求造诣的非基督徒，都不可不多少知道奥古斯丁的生平、著述及影响。

壹 奥古斯丁的生平

关于奥古斯丁的生平最重要的资料，首推他的自传《忏悔录》。这自传记载他自出生到他三十三岁时悔改归主的事迹。在自传以外，我们从他的著述，尤其是论文和书信中，可以知道他的一些事迹。在他弃世后两年，即 432 年，有他的学生和友人迦拉马的主教波西丢（Possidius，Bishop of Calama d. after 437）所作奥古斯丁传记。该传篇幅虽短，但记述甚为可靠。

一 奥古斯丁的童年

北非地中海沿岸在古代教会历史上占一重要地位：从此地带曾有特土良（Tertullian 160? – 230?），居普良（Cyprian 200? – 258）等杰出人才，为教会大放光明，照耀罗马帝国。但 354 年 11 月 13 日在努米底亚（Numidia）省，离希波（Hippo Regius）不远的塔迦斯特（Tagaste）小城，有一位比他们都更伟大的人物出生了。他的名字就是奥古斯丁。

塔城原属多纳徒派（Donatists）的基督教，晚近才改从大公教会。奥氏父亲帕提修（Patricius）乃是一个异教徒，在社会上颇有地位，但不富裕。他的母亲摩尼加（Monnica 331 – 387）自幼为基督徒，是历史上有数的标准妻子和母亲。奥氏从其父遗传了一种纵欲的倾向，从其母却承受了一种追求上帝的心情。在他灵魂的深处，善恶两种势力发生斗争，而恶势力常占优势，把他掳去为奴。

奥氏七岁在本城开始受教育。那时他便已渐露头角。大约在十二岁时，由他父母送往马道拉（Madaura）习文法学。该地在塔城之南，为异教文化的一个中心地。

他在是间求学约有四年之久,一方面对拉丁文学和思想建立了根基,另一方面受了不良的影响。

二 彷徨歧途的奥古斯丁

370 年从马城归家,其父本要送他往加大果(Carthage)深造,但筹款费时,故赋闲一年。这对少年的奥氏有不良的影响。他与恶少为友,曾偷窃人家梨树上的果子。这一次偷窃在他心灵中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总使他想到邪恶的问题。所以他一生都注意到这一问题。

翌年奥氏丧父。其父死前不久因受其母之影响而领了洗。奥氏赖亲友罗马尼亞努(Romanianus)资助,得以往加大果研究修辞学。加大果大城充满了邪风恶俗,一班学子多是随波逐流,奥氏也未能例外,抵达后不久,便与一女子开始秘密同居,且于 372 年生子,取名为亚丢大土(Adeoldatus)。他在 373 年读西色柔(Cicero 106 - 43 B. C.)所著今已大部失传的 Hortensius,追求智慧和哲学的热望便在他心中燃了起来。从此以后,他把修辞学看为职业,一心要追求真理。

立志为善由得人,只是行出来由不得人。奥氏旋即坠入摩尼教(Manichaeism)的陷阱中,作了该教初级会友共有九年之久。起初他非常热心宣传该教,以致瞎子领瞎子,使资助人罗氏,和学生亚吕皮乌(Alypius),也坠入其中。查摩尼教为波斯人摩尼(Manes 215 - 276)混合东方的异教和基督教所倡的一种物质的二元论,当时传入非洲,不过五十年之久。像奥氏这般绝顶聪明的人,而且新近又立了高尚的志向,为什么竟坠入其中,而且竭力为之宣传呢?奥氏自己后来分析原因说,他受迷惑,乃是由于摩尼教徒将一种不受信仰驾驭的自由哲学,应许给他;也是由于他们夸称,他们在《圣经》中找着自相矛盾之处;更是由于他希望在该教中,能找着自然及其奥秘的现象合乎科学的解释。此外奥氏又假想,他在摩尼教中可以求得邪恶源起一问题的解答;因为该教说,善与恶乃是两个永恒的原则,彼此对立的。从这种说法乃产生人无自由意志,犯罪是由于恶的原则,所以人不负道德责任的教训。这种教训颇足以吸引当时陷入罪恶,心神不安的奥氏。

他皈依摩尼教后不久便结束他在加大果的学生生活,于 374 年返塔城教修辞学。疼爱他的母亲得知他信奉异端,十分痛心,本不准他住在家里,但听信了一位善心主教的劝慰,说:“用这么多眼泪代祷的儿子,不能灭亡。”他居留本城不久,由罗

氏协助，往加大果继续教修辞学。有一次参加诗赛，荣获奖赏。380 年他写了第一本著作，题名 *De pulchro et Apto*。此书早已失传，但内容是论审美学，开始驳斥摩尼教。

摩尼教既不能满足他对真理的追求，又不能使他苦闷的心灵得享安息。他看出摩尼教徒毁坏一切，却没有建立什么；他们道德败坏，却假装为道学夫子们；他们与正教基督徒辩论，对后者以《圣经》为根据的论点不能答复，只好说《圣经》被篡改了。最使他失望的，就是该教的宇宙学和形而上学，不能解答他所提出来的问题。当他将星球的运转质问他们时，他们说，等浮斯土斯(*Faustus*)来了，他要解答他一切的问题。浮氏是摩尼教中著名的主教，至终到了加大果。奥氏在 383 年会见浮氏，谈话结果并未解答他的问题。从此以后，他与摩尼教貌合而神离。

于是奥氏的心灵继续在暗中摸索，经历三年之久。在这段时期中，他先归向学院派(Academics)的哲学及其悲观的怀疑主义，然后被新柏拉图哲学所鼓舞。但同时他的道德生活每况愈下。

383 年奥氏年方二十九，大为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所吸引，决意前往寻求富贵。他的母亲不愿他去。当她祈求上帝阻止他去的那一夜，他偷航往意大利去了。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奥氏此行，原是为求世上必朽坏的富贵，上帝却逐步引导他得着了他心灵深处所渴慕所追求的真理和安息。他母亲的祷告，原是求上帝阻止他成行，上帝却没有阻止，好使她一生流泪的代祷得蒙应允。

抵达罗马后，奥氏便患重病；痊愈时，设校教授修辞学，又被学生欺骗不缴学费。失望之余，他谋得米兰修辞学教授空缺，乃于 384 年秋移居是间。翌年其母偕另一子拿威久(*Navigius*)来同居。此时奥氏与摩尼教已分道扬镳。米兰著名主教安波罗修(*Ambrose* 340? – 397)的口才与和善，吸引他常去听道，颇受感动。其时他也研究柏拉图，尤其是新柏拉图主义的鼻祖普罗提诺(*Plotinus* 205? – 270?)的著作，以致成了一个新柏拉图派人物。这一转变关系相当重大，因为以前摩尼教使他对上帝存着一种属物质的想法，新柏拉图哲学却使他能接受基督教以上帝为灵的信仰。再者新柏拉图哲学以上帝为一切善的源头，而邪恶与善相比，乃是非实在的东西。他心中又激起了抛弃虚荣专心追求真理的理想。但他的理想胜不过他的情欲。

摩尼加劝他娶妻，他与一个他所喜爱的女子订了婚，乃不得不痛心地，也可以说，忍心地放弃他忠心的情妇。她给奥氏留下儿子，孤苦伶仃回非洲去了，誓永不与

另一男人发生关系。奥氏此时非但有高尚的理想，而且在社会上身居教授的尊位，在教会中重新作了学道友（幼年曾作学道友，且于患病时立志领洗，但病愈后又改了），自当重新做人。但他的未婚妻尚差两年方达结婚之龄，他竟情不自禁，不能等待，又与另一情妇发生关系！

三 浪子回头的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虽然堕落，但他从来不颠倒是非，不自甘败坏，反倒诚恳寻求真理和救恩，所以至终悔改归主了。这一经验是他一生的转捩点，此处只能略述，详情请参阅《忏悔录》第八部特别是第六章至第十二章。

先是奥氏研究《圣经》，尤其是保罗的书信，理智上已信服耶稣基督乃达到真理与救恩惟一的道路，但他的心还是抗拒，没有降服。他与圣安波罗修未来的继承者辛普立西(Simplicianus)会晤。辛氏将著名新柏拉图派修辞学家威克多林(Victorinus 300 – 362?)悔改归主的故事告诉他。386年9月某日同乡人本底弟安(Pontitianus)来访，将修道主义创立人安多纽(Anthony 251 – 356?)和效法他的男女的生活相告。奥氏自思那些无学问的人尚且能克制自己的情欲，度高尚圣洁的生活，自愧虽是知识分子，却在世空度了三十二年还未找着真理，且作了情欲的奴仆，虽要得解放，却无能为力，悲痛之余，奔向花园。他心灵中起了极大的一场斗争。一方面他渴望解脱罪恶的捆绑，另一方面他对罪恶恋恋不舍，正如保罗所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使有恶与我同在……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罗 8: 21 – 24)换句话说，这时在一方面圣灵向他呼召，在另一方面奴役人的魔鬼紧紧缠住他，不让他走。他俯伏在无花果树下，竭力挣扎，痛哭哀求上帝拯救，忽听到小儿声喝道：“拿起来念！拿起来念！”他站起来，拿起放在园中座位上的《圣经》，一开卷，眼睛便看到经上的话说：“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罗 13: 13, 14)。立刻如有一线光亮照入他的心灵，将一切不定的黑暗消除。正如大马色路上的扫罗被从天上的光照射，后来变成了圣保罗，照样彷徨歧途沉溺罪恶中的奥古斯丁，后来变成了圣奥古斯丁。

他的悔改归主，是知情意各方面的。这从他以后的思想，言论，和行为都表现出

来了。他离开他的情妇,与未婚妻解除婚约,且舍弃他炙手可热的职业,为求专心献身事奉上帝。米兰近郊迦修细亚昆(Cassisiacum)友人有一别墅,奥氏同母及子数友隐居其间,一则准备受洗,一则与他们讨论哲学。从这些对话,奥氏产生了他早期的名著。有人根据这些和稍后的著作,说他所皈依的并不是基督教,而是新柏拉图主义,直到他于391年受长老职为止。这是似是而非之论,因为他悔改归主的事实证明他是皈依基督教,不过这时他刚得了重生,只开始在福音中生长,尚未成熟罢了。

387年大斋节前奥氏返米兰预备领洗。复活节那天他同儿子亚丢大士,与学生亚吕皮乌,由主教安波罗修施洗,时年三十有三。受洗后不久,奥氏伴母返非洲隐居。他们一行人抵达提伯尔(Tiber)河口俄斯替亚(Ostia),暂息旅途劳苦,候船渡海。母子二人甜蜜地谈到天国,使人有出尘寰而登天域之感。摩尼加表示上帝已经应许她的恳求,看见儿子悔改归主了,她对世界再无所留恋了。像亚拿一样,她称谢上帝。五日后她患热病,昏迷不省人事。意识恢复时,她嘱两子将她下葬于斯。奥氏不语,兄弟拿威久答以盼她死于家乡;因她从前曾表示渴望死后下葬丈夫坟旁。但此时她不再以此为重要,嘱将遗骸葬于任何地方,不必为此劳神费力,并嘱他们在祷告中记念她。病后第九日她与世长辞,奥氏极为伤痛,但因有基督徒的盼望而节哀。他为母建立了永不朽坏的纪念碑,那就是他在《忏悔录》中所记摩尼加的事迹,使人读之,不得不以摩尼加为万世作女儿、作妻子、作儿媳、作母亲的师表,而读到他如何哀悼母丧之处,又使人不得不洒同情之泪(参《忏悔录》第九部第八章至十三章)。奥氏改变行程,在罗马居留数月,主要的工作是著书反对摩尼教。在暴君马克西母(Maximus)于388年8月被皇帝提阿多修(Theodosius)战败后,奥氏向非洲起航,先在加大果停留若干时日,然后返塔城原籍,将父所留微小遗产变卖,赒济穷人,与友人共同自甘贫穷,以祈祷,读经,研讨,著述度日。以后所谓奥古斯丁修道院,可以说是以此为滥觞。在此时期中,他那又虔诚又聪慧之子亚丢大士不幸夭折,年仅十七岁。奥氏归主后,既丧其母,又丧其子,在无真信仰的人受之,岂不要对上帝发生怀疑或怨恨吗?但奥氏对上帝的信心,爱心和服务教会的忠诚却与年俱进。

四 正教干城的奥古斯丁

奥氏在原籍隐居约有三年之久,391年前往希坡(Hippo Regius)帮助一个友人归主。一日当他在教堂里祷告的时候,人民忽然包围他,向他欢呼,并请求当地主教

瓦勒留(Valerius)按立他为长老。他在此职位上约有五年。在希坡他建立了第二个修道院。本来在非洲只有主教才有讲道权,但瓦氏特将此权授予奥氏。他运用他的口才,将在殉道士纪念教堂中举行宴会的恶习废除了。他继续反对摩尼教。该教中有一位著名博士名叫福都纳(Fortunatus),在公开辩论中,被奥氏驳得体无完肤,惭愧至极从希坡潜逃了。非洲教会在393年召开会议,奥氏又应众主教之请,在会中发表关于信仰和信经的论文。

希坡主教瓦氏年纪老迈,且恐奥氏被别处请去,故坚请他升任副主教职,时在396年。同年瓦氏去世。奥氏继任为希坡主教。

奥氏就任主教,正值四十二岁年富力强之时,服务主和主的教会共有三十五年,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此长期主教任内,他所建树的丰功伟业,一言难尽。他发展了一种将修道士和教士生活并合的修道院;他尽心竭力牧养了正值多难之秋的教会;他更是战胜了异端邪说,维护发扬了真道,为后世教会建立了长久稳固的基础。

奥氏原要以修道生活终其生,既不得不出任主教职,就只得离开他的修道院;但他并不抛弃初衷,所以他将主教住宅改为修道院。他与教士共同生活,凡物公用,近乎节欲主义,几完全蔬食。他在这里训练了许多教会人才。坡西丢告诉我们,奥氏学生和朋友中有十个作了主教。更且他既将修道和教士生活并合为一,无形中就成了奥古斯丁修道派的创立者。这种修道院当时在北非各处由他的学生仿效他的修道院建立起来,后来发展到欧洲。改教家路德原是一个奥古斯丁修道士。奥氏也为妇女建立了同样的宗教团体,其中一个是由他的姊妹主持的。

主教的职位虽不是他所求的,但他既身为主教,便竭尽心力以为之。他注意日常工作,救济贫弱,牧养教会。他时常讲道,有时一连五天,一天两次。他的讲道辞充满了真智慧真爱心。自从返非洲后,他虽从未远行,但他的通信广及当时世界各地,传播他对当日问题所作的解答。

抵御邪说异端,维护真道正教,乃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授封为主教后,他除对摩尼教继续作战外,不得不与当时遍布北非使教会分裂的多纳徒派作对。多纳徒派是从他们的领袖多纳徒(Donatus, 305 onward)得名。他们认为圣礼的功效,视施礼教士个人的信德而定,所以施礼教士必须是没有罪的。大公教会却认为人皆有罪,教士亦然,上帝却能藉着有罪的教士施行圣礼,将恩典赐下。这一教义之争演变成

为政治之争,以致两败俱伤,渔人得利。所以回教兴起,占领北非时,多纳徒派归于消灭,而正教也奄奄一息,足为今日教会前车之鉴。当时奥氏本人在此一争端上所注意到的乃是关乎教义的问题。使他对于教会及其性质和权威的教义加以发挥。首先他希望藉着会议和友谊的辩论,重新恢复教会的合一,后来才主张采用强迫方式。

他与多纳徒派之争尚未平息,从 412 年起,又需得花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来反对他所认为正统信仰最危险的劲敌,即伯拉纠主义(Pelagianism)。此一异端由他同时代英人伯拉纠(Pelagius 360 – 420)所创始,而由其门徒意人色勒斯丢(Celestius)所发扬。他们否认人有原罪,说人能靠自己自由意志的主动和努力,得到拯救;后来虽承认上帝的恩典,却以恩典乃是按照人的功德而赐予的。奥氏与这一异端交锋以前,已经有了他对罪恶和恩典教义属正统信仰的观点,不过他与伯拉纠派争辩的结果,将这教义更尖锐化了。

北非教会为求解决各种争端,处理教务,屡次召开会议。奥氏不辞跋涉之劳,参加了多次会议,例如参加了在加大果 398, 401, 407, 411 和 419 各年,以及在米利维(Mileve)416 和 418 各年所召开的会议,而将他的精神贯注于其中。

在奥氏晚年有马赛(Marseilles)著名修道院长迦贤努(Cassianus)所领导半伯拉纠派兴起。此派虽接纳奥氏教义,但反对他的预定论说人对救恩先有愿望的心,然后上帝才施恩。奥氏又得抵抗此一派,阐明这种愿望的心,也是出于上帝的恩典。

工余之暇,奥氏从事著述。就任主教时,他的思想已臻成熟,但他对《圣经》的研究越精深,在主教职位上越长久,这种成熟,就越在他的著述上越明显化系统化,对后世教会的信仰和生活发生了最大的影响,容后再详述。

三十年如一日,奥氏独任主教重任。他的智力虽毫无衰退之象,但年老气衰,乃有 426 年选立友人纥拉克流(Heraclius)为继承人,分担主教职务。

奥氏一生虽未遭遇像路德一样的危险,但他也曾数度险遭多纳徒派谋害。路德死于安全之时,奥氏却死于多难之秋。当时有信奉亚流派异端蛮族万达人(Vandals)四处烧杀,430 年 6 月且进而围攻希坡城。奥氏仍旧努力工作,时至 8 月害热病十余日。在病中他多多祈祷流泣,重复念诵床旁墙上所录忏悔的诗篇,延至 8 月 28 日,乃安然逝世。进入了永久的安息,享年七十有六。奥氏没有立遗嘱,因他一生自甘贫穷,除将他的图书赠给教会外,别无属世财产,但他留给后世属灵的财产,